

旧信

王建华

我保存了几封有些年头的旧信。

1980年代，我还是个一手执教鞭一手执牛鞭、二十啷当岁的愣头青，天天待在家门口小学当孩子王，对自己的前景一片迷茫。迷茫容易心生幻想，一会儿想当作家，一会儿想当书法家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硬生生把自己砸得遍体鳞伤。

每个月二十多块钱的薪水，生活过得捉襟见肘，却订了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收获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一头扎进文学里，每晚看书、写作到深夜。一封封文稿寄出去，一封封退稿信寄回来，摞起来有半尺高，令人哭笑不得。这样误打误撞两年多后，我想起一个叫李银德的人。

1970年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县委县政府把我们大队作为试点，李银德是县委组织部部长，住在大队部里，领导村民围河造田。1970年代末工作队撤走了，随后听说李部长调任到了安庆市党史征集办公室。我试着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并捎带了一篇文稿。时隔不久就收到了李主任的亲笔信。“……你的文本我认真看了，比你们太湖熊尚志先生初学写作时基础要好，但是，还不够发表水准。你要多看，勤练笔，只有厚积才能薄发。我有许多报刊编辑朋友，等你的作品达到发表标准时，我尽力给你推荐。祝你进步！”熊尚志先生其时已是名人，他的长篇小说《斑竹园》和《处女坟》我都拜读过。李主任说我“比熊尚志先生初学写作时基础要好”，无疑是鞭策和鼓励我，心里倍感温暖受用。李主任回信不长，我却不知看了多少遍，每看一遍都增添一份写作的信心。我更加勤奋地看书、练笔。然而，“达到发表标准”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，于是，我又如法炮制给熊尚志先生写了一封信。

熊尚志先生回信有两页纸，用软笔在信笺上写就，没一句啰嗦话，通篇从用字、遣词、造句的方法上进行指导。例如，我文本上“胆子大起来”，他认为改成“胆子肥起来”好。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，他认为改成“手长衣袖短”好。他认为“写作是神圣的，是作者心灵的呼喊”。“胆子大起来”，一般作者都会那么写，而把“大”改为“肥”，一字之差，效果不同，意境全出。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，他认为是个读书人都会用这个成语，而

“手长衣袖短”这句俗语表达的意思一样，一般作者不会用，编辑看稿时需要揣摩，揣摩后会眼前一亮。

我一度把熊尚志先生的回信当作字帖临摹。小楷，有旷野碧绿清新气息；洒脱，如饱学之士般风流倜傥；新润，像五月天水田里一株株蓄势待发的稻苗。一个人要有多安静，要有多少心气，才能把华夏独有的方块字写得如此灵动飞扬，撇、捺、勾、点均是风骨。再看李银德主任的复信，钢笔写就，有的如枯藤挂树，有的如瘦月一轮，遍布静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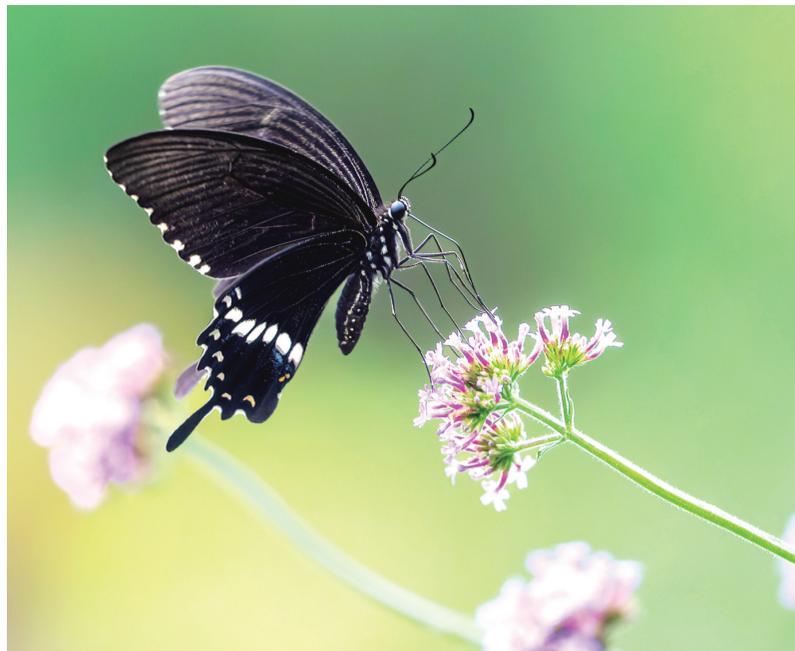
1990年代末，我去太湖师范参加校友报告会，我被安排主讲文学创作方面内容。其时，我在报纸副刊发表过一些作品，创作过程虽然一路坎坷，由于亲身经历，有话可说，无话不说，同时又把我给李银德和熊尚志写信的过程穿插进去，会场上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

会后不久，恰逢元旦，一个叫许慧玲的女生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，还有一封长信。信中表达了我这个校友老大哥的崇敬，表达了她对文学的挚爱，殷切期待我能给予她指导。许慧玲是潜山县梅城镇人，南岳潜水孕育了她的灵气。她在信中这样写道：“人生就像一条河流，流过的地方总是草色青青。”这样的比喻形象、妥帖，还有温暖，最重要的是充满灵性，像大树的纹理一圈一圈充满动感。我给她做了很长的复信，信中极尽鞭策、勉励之情，希望以一路跌跌撞撞过来人的经历，对她有所开导和引发。尔后书信往来，亦师亦友，后来偶尔看到《潜山文艺》《安庆晚报》上有署名许慧玲的文字……

转眼之间，千帆过尽。当我闲坐窗前，一次又一次翻阅这几封旧信，虽然信笺有些暗淡，字迹有些褪色，一遍一遍读来，深感一笔一字都是柔肠，都是深情，有故人如面的感动，还有青春远去的惆怅。随着微信、电子邮件的普及和广泛应用，信息往来更加便捷，但读起来总感觉缺少了些什么。再不会有“见字如见人”的亲近，也不会有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的期盼，更不会有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”的诗意。

李银德主任差不多九十高龄了吧？前不久听说他去过一次我的家乡，只是无缘面晤。熊尚志先生去世多年，他的一部部乡土气息浓郁的长篇小说，如同一座座丰碑永远树立在人们心中。许慧玲小师妹近况不明，不知有没有丢下那灵秀的笔。

窗外，淅淅沥沥的春雨渐渐停了，我又一次整理好这些旧信，好想把自己也叠进这些旧信里交给春天，等蝴蝶贴上邮票，等春阳盖上邮戳，交给紫燕去风雨兼程。



春芳 汤青 摄

变迁

颜巧霞

1980年代初，村上的房子有很多是泥作墙茅草作盖的，也有两家是青砖砌墙、青瓦作顶，一家是村主任家，另一家就是我家。我爷爷从前在外搞运输，挣了一点钱砌了这一幢小小的青砖瓦房，父母因此在村里很是自得了一些日子。

风水轮流转，渐渐地，村子里的人们都挣到了钱，大家争先恐后地把泥墙草屋都推倒了，准备在原地上砌新房子。他们不砌那青砖青瓦的小房子，专砌红砖红瓦的大房子，一家比一家砌得高大、敞亮。一座座红砖房子立在空旷辽阔的平原上，就像一盏盏红通通的灯笼，亮堂堂晃了人的眼。走近看，那红砖房子里面也比我家的房子好，墙上用新石灰粉刷成洁白的颜色，地上则用红砖铺得平平整整。

我家的青砖房墙上是灰褐色的石灰涂抹的，呈现出灰不溜秋黯淡颜色，有时还会扑簌簌掉下大块的石灰粉来。我母亲抽出空子用缝纫机踩了一条布床围，她把布床围悬挂在床的周围，防止墙上的石灰粉落到床上来，其他地方的石灰粉就任它们自落下来。其实，我的父母亲也想着给家里修整一番，但他们的囊中羞涩，家里一分余钱也没有，我小弟在六个月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，他们借了很多外债才把小弟救了回来。他们挣的钱都用来还债了，顾不上修房子。

就像女人有钱了会收拾打扮自己一样，村子里做木材生意的肖家老大，开始打扮起他家的红砖房子，他给房子砌了一个院子，又把红砖房子周身用白水泥刷了起来，还把家里铺在地上的红砖给敲碎，添上水泥，砌成了光滑得可以溜冰的水平地面，天井里也是溜光水滑的水平地。房子里倚着北墙摆放的黄色条几上放着一台电视，墙角处则摆着一只盖着白色纱巾的电冰箱，他的房子里里外外都漂亮得不得了。要给村里的房子排个名次，

肖家老大的房子拔得头筹。

不久这头筹就被他自己的弟兄压下去了，他的弟兄砌了一幢一上二的小楼房，小楼房在村里的红砖房、青砖房、水泥外粉刷的房子中间鹤立鸡群。

我父母亲一刻也不停歇地干着活，他们鼓足劲把日子往前过，先是还了外债，债务一清后，他们打听到村主任家要搬去镇中心住了，他家高大的红砖房正寻着买主，父母亲去跟村主任夫妻俩谈了几宿，把房子买了下来。他们除了相中村主任家房子的红砖红瓦、高大敞亮，还相中他家红砖房子里装着自来水，寒风呼号的冬日，我母亲不用去河码头上淘米、洗菜了。

当我家搬进红砖房不久，本来空旷的公路边就砌起了一溜排的小洋房，小洋房一律一上三层，房子装着硕大的玻璃门窗，透过玻璃门窗看进去，里面是雪白石灰粉刷好的洁白墙壁，地上是平整如镜的五彩水磨石地面。村子里经济富足的人家，络绎不绝地从砖瓦房搬进了小洋房里。小洋房也是我父母亲的目标，他们想着我即将长大成人的弟弟将来是要在小洋房里娶妻生子的。我勤扒苦做的父亲终于在小弟二十岁的时候，在他自己患癌之前给小弟买上了一幢小洋房。后来，小弟就像父亲期盼的那样，一家三口在小洋房里过起了幸福的日子。

母亲还住在村子南边的红砖老房子里，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，母亲的老房子要拆迁了。小镇上已经砌好一幢幢乡村别墅，村人们可以用老房子去换小别墅住，那橘黄粉墙，灰褐小瓦的乡村别墅简直就像从一幅幅中国画上移挪下来，而拿画笔的人随便把一个乡村别墅区画到画上去，都是一副绝美的中国画。

人们的好生活，从房子的变迁中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。

